

会得多和有得找

周克希

《译边草》是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早年在《夜光杯》上开设的专栏,主要是“以漫想和随笔的形式记下的翻译感想”。十年后,他又新开《闲读抄》,记录日常翻书所得,亦当是读者之幸。

——编者

《旧京伶界漫谈》是本挺好看的书,外行如我也能看得津津有味。书中有一段专谈京剧“场面”中的胡琴。伶界的规矩是,凡前面几出戏中用过的腔儿和曲牌,后面的不能再。所以排序靠后者没点儿真能耐是承担不下来的,最起码要会得多才行。肚子里够宽绰,经验和技艺水平都够格了,才能拉“后半工”(最后三出戏)。这样的“后半工”胡琴,多为大角儿专用,称为“角儿胡琴”。

黄永玉先生提到过,荣宝斋请齐白石写“发展民族传统”六个大字的匾幅,老人想了几天,让人找来《天发神讖碑》的拓片,他想看看那上面的“发”字。写好以后,挂在了荣宝斋老屋的过厅门额上。“字是随意体,写得雄厚滋润之极,看得出其中的‘发’字受到《天发神讖碑》中‘发’字的鼓舞,乘搭过气势,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。”齐白石不可能把碑帖上的字都记得那么清楚,这毕竟与京剧的腔儿、曲牌有所不同。但是他知道有东西——尽管它眼下不在手边——可以用,只待去找就是。

有得找和没得找,是不一样的。



海边石头(纸本设色)张雷平

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借赏荷去到铜罗,约上老周、老姚去老歪面馆吃面。

鲮片面是吴江朋友介绍的。他说那鲮鱼是野黄鲮,肉质紧实,一片片实实在在地躺在面条上,一点也不小气。朋友还说面馆老板根荣是个奇人,会唱戏,最擅长的还是京剧,做过屠夫,店里自此不卖跟猪肉有关的面,还会讲故事,坐在那里就是一本。书,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似乎一个人让一碗面更具意思。

顺着迎春路一路往南开,到底,看到一块红底黄

字的门头就到了。玻璃门,木质长桌对称地摆着,价格表挂在墙壁上。不一样的是,墙壁上还挂着一块寻味天下餐饮文化研究院授予老歪特色面馆的“舌尖上的餐厅”的牌匾。铜罗因靠近浙江,河对面就是嘉兴的秀洲区,口味也就不那么苏式。浇头喜欢热浇,新鲜炒好,直接倒入面碗。浇头和面混合双打,情投意合两情相悦。

老歪围着长围裙,笑着迎来:来啦。正是午饭时间,吃面的人不多。里间开着空调,一个常来吃面的男人正在稀里哗啦地吃面,吃了一头的汗。蓝花大瓷碗,浓香扑鼻,面条永远捞不完似的。乘老歪进厨房下面间,老周跟老姚去熟菜店买了酱鸭、豆腐干、海苔丝和凉拌猪耳朵回来。还从车里拎了两瓶黄酒——胭脂红的瓷瓶,像屋角盛开的凤仙花。

门吱吱响起,老歪端来小爆鱼、酱黄瓜、腌木瓜丝给我们下酒。并帮着将菜碟一个个摆好,形成一个圆,数一数,正好八个小碟。“8——发,好。”老周开心道。小镇人喜欢讲究个吉祥,讨个好口彩。

老周为人敦厚朴实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几乎每天都会喝上一两杯自酿黄酒。酒乡长大的人,对酒的爱是热烈的,但也心怀崇敬,深知适可而止。老姚偏瘦,戴着近视眼镜,博古论今谈,说起小镇的历史如滔滔河水,蜿蜒不绝。他刚写好一篇有关唐寅的文化散文,读之敬佩不已。酒其实是形式,有一杯放在面前,氛围就好,谈兴正浓间,不用讲究礼

写淮海中路,写霞飞路,尤其是写最东段曾经叫作西江路的那一段,电视剧《上海滩》是绝佳视角。

香港无线1980年拍摄的《上海滩》,至今一直被津津乐道,称其为华人电视剧经典,毫不为过。

内地首播《上海滩》是1985年。一方面是万人空巷的收视率,一方面也受到文化学者严重诟病——拍上海的电视剧,没有一处上海实景,都是摄影棚里搭出来的,根本没有旧日上海的踪影。

学者的批评不无道理,但是《上海滩》还是很有旧日上海的细节和做派的,并且至今还有话题在网上热议。比如有一段许文强和阿力初次见面时的对话——

阿力问:在上海住哪里?

许文强答:霞飞路5号。

阿力说: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。阿力是住在闸北的,听到许文强住霞飞路,充满了下只角对上只角的仰望。

霞飞路5号?不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吗?虽然霞飞路和淮海中路的门牌号有差异,但是5号这么一个很确切且很小的门牌号,只可能在原来的霞飞路,现在的淮海中路东首。

网上比较相同的意见,是认同阿力的说法,霞飞路5号,确实是有钱人住的地方,但是许文强究竟是哪幢别墅走出来的公子哥儿,莫衷一是。

淮海中路起始于西藏南路,西向的第一条交叉路是柳林路,柳林路以东的淮海中路最后一个门牌号是97号。由此可以推断,霞飞路5号,应该在西藏南路和柳林路之间。根据南侧单号北侧双号的历史沿革,霞飞路5号,是如今柳林大厦的位置。

未听说过这一段霞飞路有过别墅,也没听说这里有哪几位有钱人。我查找了若干史料,没有“霞飞路5号”的特别记载。

《上海滩》的霞飞路5号,是编剧的随意,就像当时被学者批评胡乱编造?还是有所指,只是编剧王顾左右而言他,卖了个破绽,给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?

我倾向于后者。在真实的霞飞路地图上,霞飞路5号的西侧斜对面,间距仅仅150米,也就是麦高包禄路(今龙门路)霞飞路口,有一条后来很是有名的弄堂钧培里。钧培里

1号的主人,是旧日上海三大亨之首黄金荣。钧培里这一带,是现在的上海广场。

同一个思路,换一个方向,从霞飞路5号向北走,两百多米三五分钟,就到了上海音乐厅的草坪。这里原来有条路,宁海西路,曾经有另两位旧日上海大亨杜月笙和张啸林的行宫。

“霞飞路5号”是编剧虚构的,但是上海滩三大亨,就生活在这个区域。《上海滩》是假借了霞飞路5号,而虚掩了三个大亨的门户。三个大亨的居所,当然是大户人家的气派,但是霞飞路5号未必是。

现在的柳林大厦,是原来卢湾区之最东端,过了西藏南路,就是黄浦区了。

霞飞路5号的想象空间

马尚龙

标——西藏南路公共厕所。直至有柳林大厦之前,它就隐藏在西藏南路的绿化带里,还是法租界时代的遗留。进这厕所的,不仅有过路人,更多的是附近居民。这一片老房子,没煤气,没有抽水马桶。顺便也可以推测而知,许文强假如住在霞飞路5号,他也是去过这个厕所的。

许文强年代,此段霞飞路马路两边,有多家西装店和算命店,因为靠近坟墓地,还有香烛店,冥器店……没有饭店,食品店。如果许文强真是住在霞飞路5号,应该是住在霞飞路1号球兴织造厂隔壁的弄堂里。虽然披着“霞飞路”的风衣,不很像是“有钱人住的地方”。霞飞路上,越向西越有好房子,也越有钱。

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段淮海中路上开了不少新店,比如康福羊毛衫厂门市部。砖木结构沿马路二楼住家,推开窗晾衣服,水滴滴答答落到了买羊毛衫人头上。

1996年,柳林大厦造好了,被称为淮海中路的龙头。它以柳林路命名,柳林路则是以1980年开设的“柳林路小商品市场”闻名。

柳林大厦建成后,普安路以东的淮海中路,新楼宇相继伫立。它们是:力宝广场、上海广场、金钟大厦、大上海时代广场、兰生大厦。除了嵩山消防中队和淮海公园,所有的旧建筑旧弄堂以及一百多年的过往,都留在了20世纪的记忆里。

就像许文强住过的霞飞路5号,留在了《上海滩》里一样。



过目不忘的人,据说是有的,但这记忆,怕也多是暂时的。概因人总要接受新的事物,对旧有的东西就难免有所删除,即使能留些残余,时间久了终于模模糊糊。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文中说:“人们因为能忘却,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,也因为能忘却,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。”不愉快的事忘掉也好,常言道时间可以抚平创伤,可是从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,却不应忘记。若不留意于此,则有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的可能。或者吃了前人的苦,又让后人尝自己造成的苦,用鲁迅的话说就是“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,仍然虐待儿媳”。因此,鲁迅建议,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,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,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。这notebook也就是所谓的“备忘录”。鲁迅有记日记的习惯,也是为了备忘。

有了备忘录,人类的文明才可能发展进步,严格地说起来,儒家的经典《论语》也就是一本备忘录。孔子的学生子夏曾言:“日知其所长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明代的顾炎武将自己积累了三十年的备忘录,取名《日知录》。把所思所得及时记下来,很有必要。法国的科学家,一代哲人布莱兹·帕

从中学时代第一次逛书展(当时还叫“上海书市”),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。不可思议!走进展览中心的时候,总觉得像是走进了一颗时空胶囊,怕怕多了很多装饰、小吃摊和快速区,布局上的改变并不仅仅体现于地块的划分,最明显的是出版社的变化——不同集团和品牌的主打书系已呈现出鲜明的区别,书籍装帧随之改变。如果说还有变化,那便是站在书堆后的出版业界人员了——众多编辑亲自上阵,轮番坐班,众多营销人员忙忙碌碌,他们都很年轻,大部分甚至都不到三十岁。

大约从七八年前开始,老朋友们会约我在书展见面,倒不是因为他们想买书,而是要带着孩子们来见世面。最大的孩子十八岁,超级难得地喜欢古文;最小的孩子七八岁,喜欢绘本和天文学;还有十几岁的女儿想看世

界名著……我们戏称他们是“书展二代”。哪怕买书这个举动可以在家家户户的手机上完成,但对我的朋友们来说,在汪洋书海里偶遇某本书是种复古体验,冲动买书是健全的消费方式。

我的小学同桌和我进了同一所中学,然后是同一所大学。他有一对龙凤胎。我眼看着他朋友圈里科学育儿,唐诗配足球,自然配画画,孩子们茁壮成长。这几年,每年书展都是他们家的亲子活动项目。去年,他儿子动用自己的零花钱,给他买了一本《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》。二代开始反向教育一代了,真好!今年,他带孩子们来听我和另一位译者的新书分享会,孩子们第一次知道:世界上有个红头发的老奶奶拍了五十多年的电影,她叫瓦尔达。

上海书展的特色之一始终是年龄跨度大。尤其在珍本书区,总能看到七旬书友和零零代并肩看书的感人画面。每年的数百上千场活动也是跨年代的思想碰撞。人会老,书也会,源源不断新生的书也在源源不断地老去。我们经历了时光,越发明白新陈代谢的

快。有的书经过时间考验,老而弥坚,俗称经典;有的书如一叶小舟,在汪洋中看似倾覆不再,但时不时会被人想起,随波再现;还有的书拥有漫长的成熟期,要等很久很久,才能等到懂它的人……书的生老病死和人酷似,一代又一代,成为个体生命和世界全貌的结晶体。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曾离开过书籍,实际上,书籍也越来越需要我们,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手,需要作

者和读者的融合。

当同学聚会开始讨论老花眼镜的时候,电子书、有声书的存在感也前所未有的增强了,书展一代用户都会发现,二代们会自动跑向多媒体区,并因此思忖书籍的未来。书展现场直播间的规模也在年复一年地增加。事到如今,我们已从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,成了代际间的桥梁,成了知识体系中的中转站,或许,还从文化的消费者变成了制造者,从书籍的拥有者变成了传承者。甚至,还应该成为未来书籍的开发者,书籍市场新形式的创造者……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担当书籍内涵思想的传递者,否则,我们教给二代的只能是消费这个动作了。
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

明起刊登一组《签名本的故事》,责编郭影。



活得以百分百的热情进入到内核里呀,感受着热辣滚烫,经得起捶打,吃得起苦,从不退缩,勇往直前,门口种上几株花,日子就永远是风和日丽的。

老歪虽然已六十有五,但精神状态极好,一对眼睛晶晶亮,脸上总是乐观地笑着。面店之所以叫老歪,是因为他看出面条直不起来,总是弯的,而吴语“弯”同“歪”……而他也被人叫成了老歪。忙好,他坐在边上跟我们讲话,自然也就谈到他不做猪肉面,的确跟曾经是屠夫的经历有关,杀生太多了……说到这里,我也终究没有开口请他唱京剧的要求,在他的悲悯情怀下,实在不好开口。

有机会再来听吧……我知道,在江南小镇里,总有一个高手在民间,他们是吹笛子的男人,是唱戏的男人,叫老歪,或者是另一个普通的名字,每个人都活成一首诗歌。抒情、富有哲理,弹拨着小镇的清晨与黄昏,小镇的河水与人心。不求功名利禄,只为喜欢。